

目的：107 年「臺灣電影口述歷史研究暨影像紀錄計畫」

受訪者：李玉芬

採訪者：謝家忻

陪同訪談人：陳睿穎

時間：2018 年 09 月 14 日

地點：國家電影中心（今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）電影教室

（訪談開始）

採訪者：昨天去那個林搏秋老師那邊啊，你感覺怎麼樣？很久沒去了

李玉芬：我覺得變成廢墟，這樣很可惜。

採訪者：你不是說，以前看起來比較大？

李玉芬：對，可能那個時候年紀比較小喔，所以.....好像教室也比較大間，餐廳也比較大間，那現在反正都變成廢墟了，看起來就.....唉

採訪者：昨天我們去.....

李玉芬：心裡很難過，昨天你去那邊怎麼樣？

採訪者：昨天我們去那邊你還記得哪一間是教室嗎？

李玉芬：知道啊，頭一排是男生宿舍，第二排是女生宿舍，還有就是頭一排的第一間，是舍監的房間，那宿舍只有一個門，都這樣出來，出來可以到教室，教室是直的，教室前面有門、後面也有門，再來就是餐廳，再過去就是浴室，還有盥洗的.....整排這樣。

採訪者：所以以前浴室是整排的喔？

李玉芬：對！整排，分男女，還有就是盥洗的，因為早上起來很趕，所以大家要洗臉啊、要刷牙啊，所以都是.....大家都很有秩序的這樣子，每天過一樣的日子這樣子。

採訪者：你還記得那時候幾點起來，起來的時候要做什麼？

李玉芬：早上 6 點，體育老師他會吹哨子，哨子好大聲哦，他就嗶嗶嗶嗶，往宿舍裡面就一直吹哨子，叫起床，準備升旗、早操，這兩件事情完了以後，值日生去廚房拿早餐，早餐就是用一個木頭做的那種，可以放菜，兩個人提到餐廳來，就大家吃早餐這樣子。

採訪者：那你們早上上什麼課？

李玉芬：早上大概 9 點就開始上課，平常是一到五都有排課，有演技課啊、電影史啊、化妝課啊、舞蹈課，還有.....下午就比較輕鬆，就是交際舞啊，舞蹈的李彩娥老師，如果她有從高雄來，就排在下午，那其他的

運動方面都排在下午這樣子，上午就是一些課程，老師她是有條不紊的，有他們要教的那個.....，那我們做筆記，其實能夠做筆記的，不能做筆記的，我講錯啦，不能做筆記的很多。

採訪者：很多人不認識字是不是？

李玉芬：對。

採訪者：老師是講台語還是日語？

李玉芬：老師大部分是講國語，講台語、日語這樣子參雜著講。

採訪者：你還記得林搏秋老師上課的情形嗎？

李玉芬：記得。

採訪者：他都怎麼教？

李玉芬：他喔，因為林搏秋以前是日本寶塚的副導演（正確應是東寶），所以把那邊他吸收的，都拿來傳給我們，不只是演技，還有規矩、做人，還有就是.....他希望把這裡弄成一個像東寶，他們自己也在培養演員，所以他也希望這樣子，我記得招考的時候，在延平北路的十信，那個時候十信的二樓。我也不是自己報名的，好像是那個（貂蟬）演呂布的吳東如他幫我報的，報完才告訴我，他說「欸，我幫你報名喔，你要去哦」。

採訪者：你們本來就認識喔？

李玉芬：對，認識。

採訪者：你們怎麼認識的？

李玉芬：也是在一個演員訓練班，那個時候演員訓練班是崔小萍。

採訪者：你說那個時候有考唱歌還有考什麼？

李玉芬：他有一段台詞給你念，給你講，要聽你的聲音表情，還有問一些話，這樣子。

採訪者：那台詞是先給你背好還是？

李玉芬：不用背啦，你就拿著，拿著就好啦。

採訪者：他的內容呢？

李玉芬：不記得了，好像有好幾段，那你自由選你要念哪一段。

採訪者：台語嗎？

李玉芬：當然是台語，不可能國語。

採訪者：所以那時候招募的時候，他就說得很清楚這是台語演員的訓練班？

李玉芬：對。

採訪者：如果是國語演員訓練班，他就會寫國語演員訓練班這樣嗎？

李玉芬：他又沒有國語的。

採訪者：還是外面的？

李玉芬：外面的不用說，哪還用講？對不對？

採訪者：那時候的演員訓練班是什麼樣子？

李玉芬：哪還用分說國語、台語，是台語自己說我這是台語的訓練班。

採訪者：那時候也很少這樣的？

李玉芬：我是一半好玩啦，一半是有也好無也好啦，這樣啦，就這樣。

採訪者：阿姨如果沒上你那時候有想說你要幹嘛嗎？

李玉芬：沒有，因為那個時候那麼年輕，學校剛畢業，好像一張白紙，沒有，沒想。

採訪者：阿姨是怎麼跟吳東如聯絡，他跟你說我幫你報名？

李玉芬：他是跟我說：「那天你就要去喔，幾點，我們在那邊見面」，那時候電話還是什麼都很不方便，也沒有什麼大哥大什麼都沒有啊，普通都嘛書信來往。

採訪者：你那時候是住台北嗎？

李玉芬：住台北。

採訪者：你在上崔小萍老師的班的時候就在台北還是？

（李點頭）

採訪者：崔小萍老師也是會教你的聲音表情

（李點頭）

採訪者：你有跟他學到嗎？

李玉芬：沒有，我跟他吵架。

採訪者：為什麼？

李玉芬：他叫我念一個台詞，我實在有一點吊兒啣噱啦，講正經的，我也是白目、白目的，我就隨便念，他看得出來。

採訪者：那時候就認識吳東如？

（李點頭）

採訪者：吳東如也.....

李玉芬：我說：「你雞婆，你幫我報名要幹嘛」，你害我這樣。

採訪者：所以你們以前就認識了？崔小萍那邊之前就認識了？

李玉芬：對，應該是這樣啦，我忘了什麼場合認識他的，忘掉了。

採訪者：這樣你們也算是很老朋友了。

李玉芬：對。

採訪者：他個性你可以說一下嗎？

李玉芬：他有一點調皮啦，他比較年輕嘛，現在想起來，他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我會罵他，像媽媽在罵小孩這樣在罵他，真的啊。

採訪者：阿姨你繼續講。

李玉芬：我記得我念國中的時候，也是彰化女中啊，那個時候沒有什麼高中初中，就是彰化女中，那當然高中的時候還要重考才能上高中。那我記得.....我彰化人，我常常自己跑到八卦山爸爸的墳墓那邊，我沒有看過爸爸啊，也沒有享受過當醫生女兒的那種優渥生活，爸爸留了 30 甲的地，但是媽媽不會理財，她認為理財是男人的事，所以等於是坐吃山空，那哥哥在日本，他娶了一個日本太太，所以我會講一點日語，那光復以後我才 6 歲 ( 1945 年 )，哥哥就帶嫂嫂從日本回來，他們戰敗了嘛，戰敗就被遣返，那就這樣家裡又多了幾個人在吃飯，媽媽也沒有計畫也沒有什麼，她一直就自認為是醫生娘，她買菜是穿高跟鞋的，媽媽長得很漂亮，所以她很自傲，那在沒有節制之下，我初中還沒有念完，我們已經家徒四壁了。結果.....媽媽認為我很會唱歌，那鄰居、親戚啊都說：「唉呦，你將來靠這個就好了！」，那我心裡面也在想：「啊！媽媽也很可憐」，這樣要怎麼辦，我趕快來畢業，我來賺錢給媽媽這樣，那結果就是到玉峯去了。玉峯也沒有薪水，本來說簽一年就會有薪水，結果一年快到的時候，林搏秋先生就是說：我們還要再延一年，因為一年訓練不夠，就再延一年，那很多人因此就離開了，能撐得就留下來，他又招了第 2 期，第 2 期就是那個林龍松，他們就是第 2 期的，就這樣。後來林搏秋先生說他從國外訂了 Arriflex IIA 攝影機，攝影機未到之前我們這樣空等也是沒有辦法，所以，那不然我們先來一個舞台劇，就是《貂蟬》。那《貂蟬》難免就是有歌有舞，那李彩娥老師很自然就選上我，那林搏秋老師也是很滿意。

採訪者：《貂蟬》是你在玉峯第幾年開始演的？

李玉芬：第二年，第二年，那個時候攝影棚已經快蓋好啦。

採訪者：你說你有幫忙蓋攝影棚喔？

李玉芬：有喔！

採訪者：是怎麼樣幫忙？

李玉芬：那個運煤車開到山下，那男生要搬 50 塊磚頭，那種紅色的磚頭啊，女生要搬 20 個磚頭，張美瑤用擔的，她鄉下來的，會用 ( 扁擔 ) 擔。我們是用草繩綁一綁，一直拖一直拖，往上拖，( 片廠 ) 有個斜坡

嘛，我們還沒有拖到攝影棚，張美瑤已經（完工）在洗澡啦，張美瑤早就做完，張美瑤她差我四歲，我我很疼她，他很乖。

採訪者：比你小是不是？

李玉芬：嗯。

採訪者：你們怎麼認識的，還記得嗎？

李玉芬：張美瑤也是第一期啊，她是中間才進來的。張美瑤進來那天，反正就是一個老師無意間發現，把她從埔里這樣子帶過來的，後來我們就無形中，我像姊姊一樣地愛她。

採訪者：以前在那邊（玉峯）念書，是不是早上每個人都要升旗還有考試？

李玉芬：有。

採訪者：考試是考什麼？

李玉芬：筆試，就是老師教過的一些課程的筆試，再來就是演技課，我記得演技啊，我第三名，筆試是第一名啦，第二名是陳玉雪，後來我有檢討，陳玉雪得分比較高的是她演一個受委屈，她會利用道具，她拿一條手帕，她不只是哭，她用手帕一直捏、一直拉，這是一個很好的，就是她在哭，幫助她加分，我也服了啦。後來還是有公佈，誰人幾分、誰人幾分，筆試幾分、幾分這樣子，之後才開始有薪水，有薪水了。

採訪者：阿姨第一名是誰？

李玉芬：分演技跟筆試，筆試我是第一名，筆試靠背啊，演技第一名好像是莊榮花，忘掉啦。

採訪者：那時候在招第 2 期的時候，是第 1 期已經結束了嗎？

李玉芬：沒有，還沒有結束，所以我才認識張潘陽、林烈，這些我都認識。

採訪者：那時候招第 2 期是因為人不夠還是說？

李玉芬：人不夠，人真的不夠。

採訪者：所以沒有說兩年為期在玉峯裡面，兩年之後換新的。

李玉芬：不是。

採訪者：是人不夠？

李玉芬：對，人不夠又增加。

採訪者：第 3 期也是這樣嗎？

李玉芬：對。

採訪者：阿姨第 1 期

李玉芬：也有到第 4 期哦，但是越招越沒人，越沒人。因為現實問題，第一，

你要先給我訓練，我如果這麼漂亮，不用訓練也會被找去演戲，那幹嘛給你訓練，對不對？西門町星探就會，對不對？是這樣子，現實問題。

採訪者：第 1 期和第 2 期彼此會吵架嗎？

李玉芬：不會，簡和引很愛來我們的女生宿舍的鐵窗，有一個洞、一個洞的那個網子，他就趴在那邊跟那些等於少我差不多 3、4 歲的女生，在那邊聊天，但是如果林鏞先生看到，就會罵：「你去那邊幹嘛！」但是偷看的不是他哦，不是他，他沒有偷看。

採訪者：阿姨你們宿舍裡面一個房間是睡幾個人？

李玉芬：5、6 個人吧，它這樣，一個走道進去，就分，有置物櫃，簡單的，非常簡單的。塌塌米下面是有個櫃子，可以放臉盆、拖鞋、盥洗用具這樣子，就是這樣。奇怪那個時候，好像窗簾也沒有需要，也不會去要求說我們弄個窗簾，女生嘛，就比較那個，沒有人建議，也沒有人提出來這樣子。老師那邊也是，舍監反而從男生宿舍他一眼可以看到這邊裡面的人在搞些什麼事情，他看得到，從窗戶看得到。

採訪者：舍監也是住在裡面對不對？

李玉芬：他住在第一間，他都沒什麼在睡，有人起來上廁所喔，他馬上爬起來哦，就坐在那邊等到他廁所回來，門關起來他才躺下去，每次都這樣，舍監也得要講課阿，他也要講課，所以等於是一人多用啦。

採訪者：那是林鏞？

李玉芬：林鏞老師。我們兩年後，一個人 250 元的薪水，學生哦，老師我是不知道，老師的眷屬他也叫來住，他要給他專心嘛，眷屬都叫來住，眷屬的米也是吃林擲秋老師的啊，所以一卡車一個禮拜啊，很快米就完啦！吃倒掉啦！真的。

採訪者：阿姨你說吃到倒掉，你們平常的時候是吃多少？

李玉芬：那是你積少成多，人那麼多啊，人那麼多。

採訪者：你們一張桌子幾個人坐？有幾道菜？

李玉芬：一張桌子應該有 10 個至 12 個吧。禮拜六、禮拜天，有貴賓來參觀，他們在本館那邊辦桌，就是這樣，錢是這樣花的啊。

採訪者：平常的時候你們一桌是吃幾道菜？

李玉芬：應該是四、五道菜，一個湯吧，人多嘛，飯是無止盡的，很驚人，現在想起來，林擲秋先生不知道在想什麼我不知道。

採訪者：有魚有肉嗎？

李玉芬：有。

採訪者：有比一般人吃得好嗎？

李玉芬：差不多啦，差不多。但是不要說光吃啦，就說林搏秋先生教我們的都是一些日本精神啦，譬如說禮貌啦、規矩啦這些，林搏秋先生教我們很多，別人有沒有吸收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有吸收，我有，這跟我後來教育孩子都有關係。

採訪者：在跟這些老師學習有沒有什麼課程是很實用？就是一工作馬上用得到？

李玉芬：工作上嗎？工作上我就得到，我錄音啊，我錄音可以有酬勞，我可以家用啊，那我演戲啊，林搏秋先生也有說過，他說：「你的電視，我都有在給你看哦。」林搏秋老師喔，他說：「你什麼地方要修改這樣。」我說好，林搏秋他會關心，他會關心。

李玉芬：林搏秋先生，他很兇，他脾氣很差，他跟我說：「玉芬，你是我最疼的，也是我的傳承人，但是你讓我最生氣」，林搏秋說：「在日本，導演拿那個劇本，拿起來甩劇本，那是天大的事情，你就是讓我這樣」。因為我背叛他，因為林搏秋先生宣布《貂蟬》公演完了以後要休息一個禮拜，後來我們覺得說，再辛苦今天大家可以回家休息，後來那個.....不是他宣布的，是我們的舍監，他說：「林搏秋老師說那個要取消，因為要趕拍《嘆烟花》」。那《嘆烟花》角色分配，我是被分配到一個.....等於是老鴛，就是遊說張美瑤進入煙花界。我那個時候很年輕，所以我覺得好丟臉喔，我怎麼會接這種角色，而且要扮得醜醜老老的，我就很反感，林搏秋老師也知道啊，那個（角色）叫阿九嫂。

採訪者：阿九嫂？

李玉芬：蛤？

採訪者：阿九嫂？

李玉芬：對，阿九嫂，有一天早上，攝影棚都已經蓋好，已經開幕都完了，林搏秋先生就找我，他說：「要上課之前，我們到攝影棚裡面繞一圈，我們來談談話」，林老師，就是搏秋先生呀，他就跟我這樣講，我當然OK啊，就跟他講。林搏秋說：「阿九嫂，你是真的不要演嗎？」我跟他說：「對」，那個時候就是很老實，也不會掩飾也不會什麼.....就是說我不要演啦，林搏秋先生說：「你如果不要演，有人要演」，我心裡面拍拍手，好極了，終於有接班的人啦，林搏秋先生說：「你如果不要演，那給他演好不好？」我說好，我以為這樣解脫啦，想不到那天下

午差不多5點多的時候，那個有一張很大張的演員表，等於是《嘆烟花》演員配置表，阿九嫂還是我的名字，我很生氣，非常生氣。辛文亭他也是教演技的，他就打鐘集合大家到教室來，他說：那個公告你們都看了？那有沒有人有異議？只有我一個人舉手，因為我覺得我很有自信，因為早上林搏秋老師才跟我商量，說你可以不演，別人要演啊，那為什麼現在又變成是我的名字，我很有自信我說：「我不演」。那個辛老師，他的表情很驚訝，因為林搏秋先生，他脾氣很不好，而且他一生氣起來不可收拾，辛文亭說：「啊？我可不可以跟林搏秋先生講？」我說：「可以啊，跟他說啊」，因為我有自信啊，我有自信說我早上就有跟他說過啊，怎麼不能講！辛文亭就說好，這樣我會跟林搏秋先生轉達你的意思。沒有五分鐘，緊急鐘又響，大家又集合到教室來，像雷神一樣，嚇死人，林搏秋啊，劇本拿起來就丟在桌上，林搏秋說：「我在日本沒人敢這樣啦，日本到台灣啦，只有你一個，敢給我反對」，因為他是私底下跟我商量，當下我沒有給他頂嘴啦，沒跟他說：「你早上不是跟我講好了？」沒有講，林搏秋說：「這樣好，不要演？我跟你說，阿九嫂你如果不要演，《貂蟬》你也不能演！」我就想：「好啊，《貂蟬》不要演啊，看你要叫誰演！」那個《貂蟬》一邊跳舞一邊唱歌，沒有麥克風哦，在舞台上他是跑到樓上的最後一排要聽得清楚你的台詞跟你的歌詞，這樣訓練出來的，我想說：「好啊，你真的會不給我演？」當下我就這樣想，我《貂蟬》演完，我要離開啦，因為我不能接受這種，好像說用壓迫的.....，我還跟林搏秋先生說：「你下一齣要什麼角色沒關係，你不要讓我第一齣.....你就叫我演那個阿九嫂，我不要啦，我不要啦」，林搏秋就說：「《貂蟬》你不能演」，因為當天李彩娥跟她老公都來教跳舞，李彩娥老師就一直跟林搏秋先生求情啦，就是說你不要生氣啦.....反正就是這樣.....玉芬她很稱職啦，你就讓她演啦怎樣怎樣，林搏秋他還是很生氣就是了，氣到差點發抖那種程度，很可怕，很恐怖，結果就這樣啊，不了了之。

採訪者：你之後就離開玉峯了嘛對不對？

李玉芬：沒有！我不死心，我《貂蟬》要演到好，我要給我自己留個紀念。所以我們到台北，一次我拿一些東西，一次拿一些東西，就剩下一個臉盆、一雙拖鞋、漱口杯，好像當兵這樣放在床底下，我不要了，但我還是留著，來就那個.....我想說：林搏秋先生有說啊，公演完了休息，休息一段時間，讓你們休息，是他變卦，變卦啦，我才用偷跑的。

採訪者：我們昨天有聽到你怎麼偷跑的，現在聽起來是好笑的，林嘉義先生還說他不知道你怎麼偷跑出去的？

李玉芬：對，他當時還是小孩子他不知道，我的個性是這樣，說一是一說二是二，我說要這樣我就要這樣，我不會翻來覆去。我洗澡的時候，那天晚上洗澡的時候，有一個張素蘭，她是第 2 期的，她也在洗澡啊。我跟張素蘭說：「我們這樣啊，不曉得有沒有前途」，張素蘭就說：「我也這樣想」，我跟她說：「我想要離開」，她說：「真的喔？我也這樣想！」志同道合，我高興一下，我說：「你認真的嗎？這樣可行，時間明天早上 4 點，你有辦法嗎？」她說：「有啊有啊！有辦法」，我說：「你東西多不多？」她說剩下不多，有些可以丟掉，我說有人要幫我們帶路，那你就跟著我，就這樣我們早上 4 點，那個吳東如他帶路，要不然那山裡面很多蛇，很嚇人！他帶我們到下面那個運煤車，運煤車來，空車嘛，它空車上來，倒煤礦啊，礦裝滿了再運回去，我就跟他說，跟那個（工人）招個手，工人也知道湖山製片廠有一些學生啊，工人說：「哦！你怎麼這麼早？」他就轉頭，我們兩個就掰掰，就跟吳東如，謝謝他再見就離開啦。因為我們一定要在大豹煤礦的辦公室的職員還沒有上班之前要離開，要坐火車離開，不然他們就都知道啊！都認得啊！我們像逃兵一樣，好怕！後面有人追上來啊，好怕！真的很怕！那個時候膽子真小，那結果就很順利的上了火車，才鬆一口氣。節外生枝，火車快到台北站的時候，想不到火車停下來啊，因為壓到了一個人，真的，真的就是那一次，前面一個車廂壓到一個買早餐的人，大腿這邊，扁扁的，我有看到，整個車廂都清空，把他抬上來。

採訪者：阿姨那時候是要到哪裡去？到台北？

李玉芬：回台北啊，先回台北再說啦，就這樣啊。

採訪者：阿姨你離開玉峯以後啊，過了多久才？

李玉芬：才跟他和好？是吧？好像不久吧。因為我寫一張長信給林搏秋先生，我說：「我為什麼要離開，因為怎麼樣所以怎麼樣，我才這樣子做，您對我的恩情，我永遠不會忘，這跟我一生，受益良多，我不會忘。」聽說林搏秋老師關在小房間裡面，半天沒有出來，我是聽辛文亭講的，他說後來林搏秋先生把我的信，丟出來給所有的老師傳閱，我不是標榜什麼啦，只是我覺得我是在跟他講理啦。陳雲卿很有人情味喔，她不認識我，因為她去（玉峯）的時候，我已經離開啦，但是她不曉得

從林嘉義（林搏秋兒子）那邊還是怎麼樣，就知道我的電話，陳雲卿打電話給我，她說：「林搏秋老師在生病，你陪我，我們去看他好不好？」類似是這個事情。後來林搏秋老師過世的時候，她也想大肆的鋪張，我說：「不要，林搏秋老師不喜歡這樣子」，就不用啦。

採訪者：所以是陳雲卿找你去探望老師才跟老師和好的嗎？

李玉芬：嗯。

採訪者：是大概什麼時候？

李玉芬：已經什麼恩怨都已經化解。因為後來林搏秋老師正式跟我講，他說他也太固執啦，而且他說：「我也要殺雞做猴啦。」

採訪者：那是什麼時候？

李玉芬：就是說，「你給我反對，那別人如果也這樣反對，不就大家都不用演，就角色給他決定好了，自己決定就好了。」林搏秋老師說：「我有我的難處啊」，我也了解啦，就這樣就化解掉。後來我就去泰國啦，一去就 8、9 年。回來以後我又找林搏秋老師，我說：「老師我回來啦」，他好高興，他說：「你趕快做召集人，有老公的、有孩子的、有太太的通通帶來，我辦桌請。」這樣子我們就在玉峯，再一次大家聚會。那個時候我記得簡和引還有誰都有來，他們都有來，都有聯絡上，都有來。

採訪者：那時候差不多幾年？

李玉芬：那很久了。

採訪者：老師大概幾歲？60 歲？

李玉芬：我想一想看，應該 40 年前吧，因為我算張美瑤的女兒，那個時候跑過來、跑過去，應該差不多啦。

採訪者：林搏秋先生走的時候你也有去嗎？

李玉芬：有，我逼張美瑤去，我開車，我說：「我開車，你一定要去。」張美瑤有穿女兒的衣服啦，我是排在最後，我沒穿那個衣服啦，但是我是覺得說，我應該尊重說這不只是老師而已，也好像我的長輩，也好像我的父親一樣，所以我也下跪啦，我下跪，林搏秋先生給我的，好多好多。我常夢見他，林嘉義（林搏秋兒子）說他沒有夢過，我常夢見他，可能是想念吧。是一個，在我的人生是一個轉捩點，跟林搏秋先生認識，還有受他的教導，是一個轉捩點。

採訪者：林搏秋先生在生病的時候是誰通知你的？

李玉芬：林嘉義。

採訪者：那時候是在哪裡？

李玉芬：國泰醫院，甚至於過年夜圍爐，我在我們家圍爐完以後，我跟兩個小孩都一起過去，去跟林搏秋先生再圍爐，他高興喔，他說他的家人都在鶯歌嘛，在那邊圍爐啊，林搏秋先生和他的外孫女啊，那兩個嘉仁的女兒在現場，我們就在那邊閒話家常，他好高興喔。

採訪者：他那時候還很清醒？

李玉芬：清醒！清醒。他還跟我兒子說：「我欠你一頓喔」，因為我兒子送他一隻白鼻心的小孩啊，他說那隻讓他很快樂這樣，林搏秋先生肚子不舒服啊，他晚上起來睡不著覺啊，他就逗那隻白鼻心啊。

採訪者：阿姨你常常講說玉峯的這段時間對你之後的事業有很大的影響？

李玉芬：對！影響我一生，為什麼？我靠錄音，我靠演戲，養活我的一家人。

採訪者：阿姨那時候聲音演員是不是很多？

李玉芬：沒有很多，第一部廣告片「七海可利痛」，七海可利痛，是我錄的，在師大視聽教育館，沒有錄音室，那個時候沒有錄音室，對，就在那邊，那邊錄的，那.....就這樣子，我錄了應該十幾年有。

採訪者：廣告嗎？

李玉芬：廣告！都是廣告，紀錄片或者是廣告。

採訪者：有配音嗎？電影的配音？

李玉芬：配音哪，配音，就廣告的配音哪。像那個時候可能你還沒有出生，「婀娜達化妝品」你知道嗎？不知道？就是那個林月雲，侯佩岑的媽媽，那個時候很紅啊，反正他們有什麼班什麼班，他是嘉義班的，就是「婀娜達化妝品」，還有「耐斯」，還有「晉安生血調經丸」啦，這些都是他們從南部會上來台北配音啦，那個時候也沒有勞基法，常常配音到兩、三點，再叫計程車回家，那到後來有電視了，已經有電視了，那我跟魏少鵬，魏少鵬在國華廣告，那個辛文亭老師也在那邊。

採訪者：國華廣告嗎？

李玉芬：對，辛文亭他就召集他一些就是他認為 OK 的人，來這邊做班底，我們開始錄廣播劇，還有光啟社也錄廣播劇，還有加上電視.....反正亂七八糟，有錢賺我就錄，結果.....我要離開的時候，傍晚的飛機，我到中午還在錄音室。那個錄音室老闆說：「趕快！人家要走啦！要走啦！趕快，趕快來錄」，很多人幾乎是排隊的，我錄好多好多喔，那結果就是，我記得最多一個月，那個時候的錢，我賺到 14 萬。

採訪者：阿姨通常廣告一支多少錢？

李玉芬：看長短，看長短，也有 10 秒、15 秒的、20 秒的、30 秒，一分鐘就

是紀錄片啊。

採訪者：那 10 秒多少錢？

李玉芬：忘掉啦，那個時候錢好小喔，但是積少成多啊，幾乎整天就膩在那個錄音室裡面啊。

採訪者：所以那時候配音的人其實不多？

李玉芬：我不配那個劇情片，因為劇情片不好配，因為他的嘴型不好抓，有的人有特別的，譬如說要講話之前，嘴巴先動一下，就是不好抓啊，所以廣告片比較好賺，我就錄完，拿了現金就走這樣子。有時候去，他打電話來就說：「今天有 3 支哦，你要有心理準備，幾秒、幾秒的。」這樣子。

採訪者：那個時候的台詞是寫漢文給你，然後你自己用台語唸的嗎？

李玉芬：他們有稿子啊，有稿子啊。

採訪者：那稿子是寫漢字的嗎？

李玉芬：對呀，當然啦。那個時候我已經是大人啦，就是國民黨的時代啊。

採訪者：那有聲音指導嗎？聲音導演嗎？

李玉芬：不用，沒有，錄音師說 OK 就 OK 啦，還有客戶說 OK 就 OK 了，那有時候，他也會有意見的有時候，聲音要成熟一點、老一點，那我就老一點，那年輕一點，我就年輕一點，所以我常常說我 18 歲到 80 歲我都可以配，這樣子。

採訪者：你之後回去配音，配廣告《五月十三傷心夜》跟《阿三哥》？有《阿三哥》嗎？

李玉芬：不是，○○○跟《嘆烟花》

採訪者：所以那個廣告是你的聲音對不對？

李玉芬：對。

採訪者：阿姨你是回去玉峯裡面那間錄音室錄嗎？

李玉芬：不是不是，去中影。

採訪者：是誰找你去錄這個，是林搏秋先生嗎？

李玉芬：林搏秋先生不敢打，他叫辛文亭打電話給我，我一聲就答應了，沒有酬勞，他如果要給我，我也不會跟他拿，回饋嘛。

採訪者：阿姨那時候為什麼不在玉峯裡面錄？是因為那間已經沒在用了嗎？

李玉芬：那無法錄啦，隔音設備也沒那麼好，不知道為什麼他就叫我去中影錄，不知道忘掉啦，太久啦。

採訪者：阿姨裡面的歌不是歌仔戲？

( 李搖頭 )

採訪者：那是什麼樣的歌？你還記得嗎？

李玉芬：可以。

採訪者：你可以唱一段嗎？

李玉芬：現在聲音很差了啦

採訪者：不會，阿姨聲音還很好

李玉芬：這是在那個王允（黃秋傑飾）的後花園啦，他故意安排呂布（吳東如飾）到後花園來跟我（飾貂蟬）相會啦，就這樣啦，唱不好不要笑我。

〈貂蟬拜月〉( 譜曲：郭芝苑 )

♪ 更深夜靜牡丹亭 傷心寄琴聲

♪ 琴聲微微心頭哀 我心無人知

李玉芬：好啦到這裡就好啦.....

採訪者：阿姨，呂布（吳東如飾）要唱嗎？

李玉芬：♪ 更深夜靜牡丹亭。

李玉芬：忘掉歌詞啦，我想一下

〈荼蘼花〉( 譜曲：郭芝苑 )

♪ 聞風來到牡丹亭 聽著雅琴聲

♪ 穩步行倚台歌唱 雙雙來欣賞

♪ 英雄對著美人心 世世被人欣

李玉芬：就這樣，那是呂布（吳東如飾）的回應就是了，不好聽，很久沒唱歌，我從《貂蟬》以後，等於是把自己封起來啦，絕對不唱歌。

採訪者：為什麼？

李玉芬：我想說夠啦，夠啦.....我願望已經達到啦，夠了，唱《嘆烟花》的歌我也都記得，它有兩種版本，都是郭芝苑。一種版本是比較好像歌仔戲的唱法，一種是比較輕快的，我先唱輕快的。他叫春琴啦，《嘆烟花》張美瑤在戲裡面的名字。

〈嘆烟花〉( 詞：賴耀培、曲：郭芝苑 )

♪ 春鶯欲啼有春天 春花欲開有春時

♪ 怎樣阮無運星 一蕊白花當欲開時

♪ 受風受雨離花枝 純情純愛無可依

李玉芬：這是一個版本的，另外一個版本啦。

〈嘆烟花〉( 詞：賴耀培、曲：郭芝苑 )

♪ 春鶯欲啣有春天 春花欲開有春時  
♪ 怎樣阮無運星 一蕊白花當欲開時  
♪ 受風受雨離花枝 純情純愛無可依

李玉芬：忘掉啦.....

♪ 受風受雨離花枝

李玉芬：對不起忘掉歌詞啦，這回憶真的那個。〈八月十五夜〉我也會唱  
《嘆烟花》插曲〈八月十五夜〉(詞：賴耀培、曲：郭芝苑)

♪ 八月十五暝 月啊月娘圓  
♪ 家家戶戶賞月來團圓  
♪ 郎君一去無回來 鴛鴦分東西  
♪ 手拿月餅 心呀心頭痛

李玉芬：就這樣，這是那個〈八月十五夜〉，是《嘆烟花》裡面的歌曲，我忘掉  
啦，忘掉啦。

李玉芬：其實，我們去應徵當演員的時候，就在延平北路，十信的二樓，每個  
人都要唱一條歌，那個歌我還可以試試。但是，唱完以後，林家所有的  
孩子，就把那個歌裡面的一小段，變成我的偏名啦，他們不是叫我  
玉芬啦，就是叫那個歌詞裡面的某某人。

採訪者：小名嗎？

李玉芬：對，歌詞裡面的。

採訪者：是什麼名字？還是你唱完再跟我們說？

李玉芬：講出來了，不唱又不行，我這個人就是快人快語。因為我也很會見風  
轉舵啦，為什麼呢？我知道那邊（面試會場）一大堆都老先生跟阿  
婆，一定會聽日語，我就故意唱日語歌，所以唱歌是滿分，這樣你聽  
得懂？這樣叫做見風轉舵，好好詐。

採訪者：好了我們來唱一段，那個歌啊。

李玉芬：那個時候很流行的，我們學生時代流行的歌曲，獻醜。

〈ケ・セラ・セラ〉(英文原曲：Que Sera Sera)

♪ あたしがお嫁に行く人はどんな人  
♪ お金持ちそれとも貧乏えがき  
♪ Que sera, sera  
♪ Whatever will be, will be  
♪ The future's not ours to see  
♪ Que sera, sera

♪Whatever will be, will be

李玉芬：就這樣子，所以他們叫我 Sera，那個美瓊他們都會叫我 Sera。

李玉芬：那個時候有了台視以後，魏少朋是藝專剛畢業，他有個朋友，就是同學啦，叫杜詩，杜詩好像已經走啦，他就叫他說：「欸，你來演戲吧」這樣子，魏少朋就把我從幕後拖到幕前來演。

採訪者：一開始是台灣電視嗎？

李玉芬：對，只有台灣電視一台啊。

採訪者：那時候你幾歲？

李玉芬：好像 25、26 歲了吧，那個時候只有台視。

採訪者：你還記得你第一部片演什麼戲嗎？

李玉芬：有，《這一家》，魏少朋就演我的弟弟，我那個時候還是小姐欸，所以我演大姊。

採訪者：你演大姊？

李玉芬：對，還有一個妹妹不曉得誰演的，現在都不見啦。

採訪者：那個是連續劇嗎？

李玉芬：不是，45 分鐘，一開始是 45 分鐘，等於是一個劇 45 分鐘。

採訪者：播出的時段你知道嗎？

李玉芬：大概是.....應該是 7 點多吧，8 點多輪不到。

採訪者：什麼意思？

李玉芬：八點檔啊，黃金時段啊，不可能演台語的，像我們《愛》(1990，華視)的時候啊，就有人回來跟華視報告，他說：「他們在南部搞什麼你不知道？他搞台語，八點檔。」那華視的長官就下去啦，李岳峰他就寫一張，叫陳國鈞帶到台北來給宋楚瑜，那個時候他是新聞局長，給他簽特准就是了，特准，從那個時候(1990年)八點檔才可以演台語。

採訪者：所以阿姨一開始在台視時全部都是台語？

李玉芬：我就曾經被人家說，缺一個角色啦，一個角色叫傅碧輝，一個叫張冰玉，但是其中一個是在演話劇，一個在感冒，所以缺少一個媽媽，那導播對我真好，外省導播，他就說：「怎麼辦，這個媽媽怎麼辦？」朱莉莉導播就跟他講：「我有一個人選，可惜她是台語的」，那位導播說：「沒關係，你叫她來見我。」我去了，叫我念一段台詞，他就說：「OK！就決定你。」八點檔，我去接這個戲，還被台語的人說：「你好大的膽子，國語圈你怎麼敢進去？」這樣子，差不多是這樣子，把

國、台語分得很清楚。我們台語不能演八點檔，梅芳就住在台視的後面，突然缺少一個房東，他們就一句話：「啊！找梅芳來」，她就住在後面，結果梅芳去演，很多人到管理組去抗議，他說：「這個角色我們也可以演啊，為什麼要找梅芳演？」這種程度。

採訪者：因為她是台語的演員？

李玉芬：對。

採訪者：是誰去抗議的？

李玉芬：不知道。

採訪者：是觀眾還是其他.....

李玉芬：不是不是，演員，演員去抗議。

採訪者：國語演員？

李玉芬：對，他說那一句話而已這麼好賺，不給我們賺，故意要給梅芳賺，這樣子啊。

採訪者：以前台語的演員跟國語的演員感情好嗎？

李玉芬：表面上還好啦，那如果說私底下，他們就是有分啦，還是有分啦，連吃飯的飯桌什麼，都會有分啦，很自然的。

採訪者：你那時候被外省導播找去演國語，那個戲是說國語嗎？

（李點頭）

採訪者：那他覺得你的國語講哦 OK 嗎？

李玉芬：OK，導播還從導播室喔，停機哦，他從棚內的樓梯這樣下來，還一邊拍手，我好欣慰，因為我曾經被人講，就是飯後我們都會補妝嘛，照照鏡子啊，看看自己有沒有缺陷啊，我就聽國語組的人在講：「唉呀，沒有用啦！他們再怎麼講也是台灣國語啦！」因為這一句話，激勵我，我一定有一天要跟你平起平坐！而且我還被台語的人罵，說：「人家是國語圈，你為什麼要踏進去呢？」就是自己有點自卑就是了，台語的人自己有這種想法，但是我是想，我不要輸給人家，所以我努力，字典放在我的枕頭旁邊，2年，沒有自信的話，趕快翻，字啊，趕快翻。

採訪者：阿姨你那時候都靠什麼東西來練習你的國語？

李玉芬：沒有啊，靠學校學的啊，自己不標準的或沒有自信的，就趕快翻字典來糾正啊，就這樣而已啊，自修啦。

採訪者：國語片台語片阿姨都拍過嘛，你覺得兩邊有什麼不同？

李玉芬：沒有不同，沒有不同啊，只是，比較會被人：「你算老幾？靠邊站。」

有這種感覺，我自己有這種感覺，像我們不是歌仔戲的人，那他們也會排斥，就是這樣啊。

採訪者：你是說被歌仔戲的人排斥？

李玉芬：對。

採訪者：那為什麼阿姨要接那些歌仔戲的戲？

李玉芬：有機會啊，你有機會上啊，我就上了，演瘋子也好，真的，演乞丐也好，就這樣。

採訪者：阿姨你算過你.....

李玉芬：我前幾年在民視，還被人家說，人家已經在錄影了，我一出現，一個蠻有名氣的演員，他就問旁邊的助理啊，他說：「那個是誰？」我都沒表示什麼，我也沒有表示我不高興，我還是我，製作單位找我來當然是有用處啊，你管我是誰？就這樣啊。

採訪者：這種事情你拍台語片時比較不會發生嗎？

李玉芬：什麼台語片？

採訪者：你在拍台語片的時候，是不是比較不會有這種.....

李玉芬：其實台語片我很少，我才拍差不多十幾片而已啊，像《大頭仔》（1988）那沒有什麼啊，就是講台語啊，就沒有這種問題啊。《桂花巷》（1987）也是啊，也沒有什麼，你如果去參雜到國語的，國語的人要看我不起，台語的人要罵我這樣，就這樣。

採訪者：阿姨你有算過嗎？你演差不多多少連續劇？

李玉芬：連續劇喔。

採訪者：連續劇，台語的多少？國語的多少？

李玉芬：不能算了啦，不能算了，太多、太多了。

採訪者：電影呢？

李玉芬：電影比較少，電影比較少，都是電視劇。

採訪者：電影差不多有多少？

李玉芬：可以什麼？

採訪者：電影差不多多少部算得出來嗎？

李玉芬：差不多十幾部而已，都是不是主要角色，只有《桂花巷》（1987）跟《大頭仔》（1988），萬梓良演我的小孩。還有《沒卵頭家》（1989）演陳松勇的老婆，還有一個叫《開車大吉》（1984）吧，《開車大吉》不賣座啦，剩下的就是這樣。還有，我好像有演一場跟香港張學友，我記得那個時候，哇！從樓梯這樣走下來，哇！美如天仙，那個誰？

那個女主角是誰？

採訪者：哪一部片？

李玉芬：不是，有一個嘉的，嘉義那個「嘉」。

採訪者：李嘉欣？

李玉芬：對，李嘉欣！

採訪者：李嘉欣喔？

李玉芬：很漂亮的啦，很漂亮。感覺啦，而且他們那個時候電影拍的那個.....就是用的那個軌道啊，還有那個場面啊，我覺得又新奇，又覺得好興奮，到新竹去拍。

採訪者：這是在拍電視劇之後嗎？

李玉芬：中間吧，我一直穿插，不停地穿插。

採訪者：這時候還有在配音嗎？

李玉芬：有！配音是我的主要的，我主要的，那個是本行。

採訪者：那阿姨配音配到什麼年紀才比較沒有在配音？

李玉芬：配音喔，前幾年還在配啊，前幾年還在配。

採訪者：配音國語、台語都有嗎？

李玉芬：有，大部分是台語，因為像那些什麼膏藥啊什麼那些的，都是台語嘛，大部分。

採訪者：你現在還記得你配過什麼嗎？

李玉芬：太多了。

採訪者：有三支雨傘標嗎？

李玉芬：因為錄完啊稿子還給他，酬勞放口袋就走人啦，就這樣，就把他忘光啦。

採訪者：我們現在看電視還看得到，聽得到嗎？

李玉芬：不知道，應該沒有了，那麼多年了，應該沒了。

採訪者：那你自己看到認得出來嗎？

李玉芬：會啊！自己的聲音怎麼認不出來，知道啊，小孩子都知道，說：「阿嬤這你錄的！」他們知道。

採訪者：阿姨，你上次說在哪裡拍《愛》的時候，那時候又尬很多戲同時在拍。

李玉芬：哦，尬《草地狀元》(1991, 華視)。在嘉義縣朴子市，那個叫朴子，朴子拍《草地狀元》，我眼睜睜看著導演林福地，打金城武，打兩個耳光，真的，打很大力欸，還大太陽下，他這樣滿頭大汗這樣，下不了

台，就在大太陽下啊。我前一陣子我遇到林福地嘛，我說：「導演你實在很沒意思，你怎麼給人家搨啦，人家現在國際明星啊」，林福地說：「他給我搨一個才變成國際明星！」我說：「你好會狡辯喔。」

採訪者：那個時候你幾支片在尬戲？

李玉芬：多的時候，台北這邊棚內也有劇場，我曾經用飛機趕場，在拍《愛》（1990，華視）的時候，那個時候有張瓊姿，已經來不及啦，飛機已經來不及啦，而且（嘉義）水上機場飛機班次不是很頻繁啊，所以他怎麼講，「喂喂，我這裡是華視，我們有一個重要演員，一定要趕回台北錄影，飛機可以等我們嗎？」好大的膽子欸！他這樣講，那邊說好好好，那他說趕快走！叫我們的執行製作，就從（台南）白河那邊飛奔到那嘉義水上機場啊，想不到4、5個機場的人說：「來啦來啦！已經來啦。」也有人幫我提包包，就這樣趕快送我上飛機。上了飛機，飛機就馬上飛了，有旅客啊，他就說：「原來是在等你這個大人物。」我說我不算大人物。到了台北松山機場一下，我就從敦化北路直接往台視棚內拍，那時候沒有勞基法，拍大概到早上不曉得3、4點還是怎麼樣，我坐野機車再往台南白河，早班的戲，早班，趕早班，導演說：「喔！你恐怖，你給人家飛機在尬戲，你還來得及？」導演李岳峰啊，他都對我很好，對我很好。

採訪者：你跟李岳峰合作幾部片了？

李玉芬：喔，合作很多部。

採訪者：有哪些？

李玉芬：而且很久，時間很久，現在想起來，好像我的人生也蠻特別的，是好是壞不知道啦，反正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。

採訪者：阿姨你自己演了最喜歡的戲？

李玉芬：我感覺我接的戲我都認真演，所以都很好，我都很認真，因為那是責任啦，那我們的工作。

採訪者：所以那時候《後山日先照》（2002，公視）是跟？

李玉芬：跟李岳峰。

採訪者：跟李岳峰嘛，那時候是在林口拍喔？

李玉芬：林口跟花蓮。

採訪者：花蓮喔。

李玉芬：他是這樣子，林口有一個三合院，他整個把它租起來，那三合院外面有一個好像小小的山谷，他搭個橋，橋的那邊他當作是海，在花蓮也

搭個橋。所以我們有一次，就是演一齣，就是一場戲就是說在找人  
啦，在找人，導演說：「好膽就過橋呀！」大家都亂跑啊，你好膽過  
橋，你下次就要跑去花蓮接戲，對不對？我們怕到不要不要，我們才  
不要去花蓮。

採訪者：你有去到花蓮嗎？

李玉芬：我沒去。

採訪者：花蓮就是那個海的那個。

李玉芬：對，那邊也一條橋，他那個海還是要特別讓軍事單位 OK 才行啦，有  
公文，搭個一模一樣的橋。

採訪者：那時候在林口拍你是開車去嗎？

李玉芬：對，我住在木柵，那時候住在木柵，我從木柵，就從敦化南路直接上  
來，張美瑤都在誠品那邊，圓環那邊等我，我就載她，就往林口走。

( 訪談結束 )